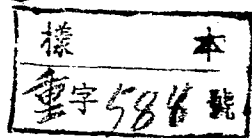


水 山

三 十 三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

水 山

著 至 馮

行 印 社 版 出 書 圖 民 國

月 九 年 二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山水

目錄

蒙古的歌.....	一
賽因河畔的無名少女.....	七
兩句詩.....	一四
懷愛西卡卜村.....	一七
羅迦諾的鄉村.....	二六
在贛江上.....	三五
放牛的老人.....	四一
一個消逝了的山村.....	四八

目 錄

人的高歌.....	五五
-----------	----

蒙古的歌



(南)

「蒙古是一個野獸，是無愉快的。石頭是野獸，河水是野獸，就是那蝴蝶也想來咬人」。在一篇蘇俄的短篇小說裏這樣寫着，讀起來像是一首歌，一首唯一的蒙古的歌，正如古時鮮卑民族所唱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幻想在陌生的地方盤桓着。小學時候讀地理，總以為青海是一片青色的死海，而蒙古只有黃色的野曠的荒沙。後來又聽先生講到沙漠上的幻洲，那的確很有趣昧，不可不遭逢二次，騎着馬或是駱駝，擰頭，身披黃色的，紅色的袍，手持長杖；這種憧憬不知怎麼又轉移到尼羅河畔的金字塔了。只可惜，經驗與年歲俱增，自己的世界反倒日見狹窄。抱定志願說是要到南北冰洋去探險的那樣的童心，等到中學畢業時已經做夢都夢不起來了。正在那時，遇見一位會說蒙古話的朋友，引起我的好奇心，蒙古有什麼故事傳

山

水

二

蒙古的歌

二

說之類的東西嗎？他大半知道的也不多，說是有，但內容很簡單。我自然不能滿意他這抽象的回答，又問有詩歌沒有；他只微微地笑了一笑，話題却說到蒙古人的生活上去。——自此以後，我腦裏所縈迴的，也無非是些眼前切身的事，而所謂戈壁上的蒙古人會不會對着天空的幻洲唱出歌來的問題，再也無心想起了。雖然班禪喇嘛會來北京，同時中山先生正住協和醫院，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南北通子的大街上對騎來抱着無窮希望的青年和求延禪喇嘛摩頂祈福的蒙古人驟然同樣地膨脹起來，但却涇渭分流，我們從不曾注意過他們一眼。後來又有某博士的蒙古旅行，也會使我有一度的讚美，但不過只是一度而已。

可是後來在偶然的一個晚餐席上我却聽見蒙古的歌了。那是在五旗，我在一本詩裏寫過的，陰沉的五旗。地近塞帶，冬天的路上結着很厚的冰，許多不大熟識的人聚在一家飯店裏；我當時好像患着懷鄉病，圍在中間，並不會沈入羣的狂歡，只不緩不快地啜着香煎，喝酒，吃菜，在我低着頭的前前時時湧現出一個圓圈裏的境界。圓圈外，笑語而

筷子正在一樣地紛亂着，忽然棹子一拍，含笑的主人立起來了：今晚不是容易的事，大家會在一起。席上的客人有的來自貝加爾湖畔，有的弱緣江的那邊，還有富士山，就是我們本國的也不都是一省。明天說不定就人各一方。說到這裏他舉起酒杯，接續着說，請大家留個紀念在今晚的席上。

片時的靜默。一個活潑的東洋人首先起立了，唱的據說是他的國歌。隨後是廣東戲，崑曲，還有伴着胡琴的皮簧，在你謔我謔的中間，一個矮面胖的俄國人說話了，用純熟的中國語：

諸位！這裏，關於俄國的歌，大家一定聽得很不少了，在街上，在公園，在咖啡店。我今晚要唱一首異鄉的歌，願得主人的允許。

大家都很驚訝的，是什麼呢？

「蒙古歌」。

出乎意外，一片鼓掌的聲音。

山 水

蒙古的歌

四

不過是新鮮罷了，意義也不懂，聲音也很沉悶，比起四郎探母，空城計來，太不能使聽衆陶醉了。但都很注意地聽，不過是新鮮罷了。

催眠歌似的，沒有一點抑揚高下，使人如置身於黃土的路上，看不見山，看不見水，看不見樹木，只有過了一程又一程的黃土。是的，在這歌裏，霞都不會紅，天也不會青，——是一個遲鈍的人在敘說他遲鈍的身世。歌中自然也有轉折，無論望那邊轉也轉不出它那昏黃的天地。

唱歌的人的態度却是嚴肅的。

這樣的歌，在那「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境界裏，似乎太不生色了。但如果是白日無光，冷風悽悽地吹着的下午，從一個孤孤單單的帳篷裏發出來這個聲音，也未必不相稱吧。——什麼事都是因緣，誰想得到呢，這沙漠裏的一朵灰色的花，向來不大有人採摘的，也會有今日飄落在光明的電燈光下，潔白的樟布上面，而它的聲浪吻着兩旁陳列着的西方的雕像。

唱歌人的態度始終是很嚴肅的。

席散了後，我却沒有放鬆這位唱蒙古歌的俄國人。我們在披外套的時候，我請求他，能夠一起出去散一散步嗎？他說可以，我們便從這熱騰騰的屋裏走出來了。我們到了清冷的夜的空氣中，感謝的很呢，使我今天聽見了這個奇怪的歌。他說並不奇怪，他的故鄉是恰克圖，同蒙古人作買賣的他的同鄉們差不多都會唱這樣的歌。

「但是，什麼意義呢？」

「意義是很悲哀的，他們的馬死了，他們在荒原裏埋葬這匹馬，圍着死馬哭泣：老人說，親愛的兒子，你不等我你就死去了；壯年說，弟弟呀你再也不同我一起打獵了；小孩子叫聲叔叔，幾時才能駛我上庫倫呢；最後來了一個妙齡的女子，她哭嚔像是哭她的愛人」。

「就意義說，這是一首很好的哀歌呀，真想不到他們也有這樣好的歌。但是聲調怎麼這樣沉悶呢？我只覺得蒙古是一個野獸，無愉快的。就是蝴蝶也想咬人呢。像你們的

蒙古的歌

五六

一位作家所說的一樣」。

俄國人似乎是在笑我幼稚，他說：

「那不過是片面的觀察罷了。什麼地方沒有好的歌呢。無論什麼地方的人都有少女的心呀。不過我們文明人總愛用感情來傳染人，像一種病似的，至於那魯鈍而又樸實的蒙古人，他們把他們的愛情與悲哀害羞似地緊緊地抱着，從生抱到死，我們是不大容易了解，不容易發現的」。

夜裏非常冷，我們並不很和諧地在街上走着。他的話我也不願意加以可否，一直走到江濱，兩人都不同地深深吸了一口氣。

不久我就離開了H埠，那夜的俄國人，那夜的蒙古歌，似乎早已忘記，兩年後的今日，偶然讀到一篇蒙古故事集的序文，不覺又繞繞心腸了。

一九三〇年寫於北平

賽因河畔的無名少女

修道院樓上的窗子總是關閉着。但是有一天例外，其中的一隻窗子開了。窗內現出一個少女。

巴黎在那時就是世界的名域：學術的講演，市場的爭逐，政治的會議……從早到晚，沒有停息。這個少女在窗邊，只是微笑着，寧靜地低着頭，看那廣漠的人間；她不知下邊爲什麼這樣繁華。她正如百年才開一次的奇花，她不知道在這百年內年年開落的桃李們做了些什麼匆忙的事。

這時從熱鬧場中走出一個人來，他正在想爲神做一件工作。他想雕一個天使，放在禮拜堂裏的神的身邊。他曾經懸想過，天使是應該雕成什麼模樣——他想，天使是從沒有離開過神的國土，不像人們已經被神逐出了樂園，又百方設計地想往那裏走去。天

既不但不懂得人間的機巧同悲苦，就是所謂快樂，她也無從體驗。雪白的衣裳，輕軟的雙翅，能夠代表天使嗎？那不過是天使的裝飾罷了，不能表示天使的本質。他想來想去，最重要的還是天使的面龐。沒有苦樂的表情，只洋溢着一種超凡的微笑，同時又像是一人問一切的昇華。這微笑是鵝毛一般輕，而它所包含的又比整個的世界還重——世界在她的微笑中變得輕而又輕了。但她又不是冷冷地毫不關情，人人都能從她那裏懂得，一點事物，無論是關於生，或是關於死……

但他只是抽象地想，他並不能把他的想像捉住。什麼地方去找這樣的一個模型呢？他見過許多男少女：有的是在笑，笑得那樣癡呆，有的哭，哭得又那樣失態。他最初還能發現些有幾分合乎他的理想的面容，但後來越找越不能滿足，成績反倒隨着時日消滅；歸總是任何人的面貌，都禁不住他的凝視，不幾分鐘便顯出來一些醜惡。

難道天使就雕不成了嗎？

正在這般疑惑的時候，他走過修道院，看見了這少女的微笑。不是悲，不是喜，而

是超乎悲喜的無邊的永久的微笑，笑紋裏沒有她祖母們的偏私，沒有她祖父們的粗獷，沒有她兄弟姊妹們的嫉妒。他像是什麼都了解，而萬物在他的籠罩之下，也像是不值得被他了解。——這就是天使一般的微笑了，雕刻家心裏想。

第二天他就把這天使的微笑引到了人間。

他在巴黎一條最清靜的巷中佈置了一座小小的工作室，像是從樹林中摘來一朵奇花，他在這裏隱藏了這少女的微笑。

在這清靜的工作室中，很少聽見外邊有腳步的聲音走來。外邊紛擾的人間是同他們隔離了萬里遠呢，可是把他們緊緊地包圍，像是四圍黑暗的山石包住了一塊美玉？他自己無從注意的。至於她，她更不知她是置身在什麼地方。她只是供他端詳，供他尋思，供他輕輕地撫摸她的微笑，讓他沉在這微笑的當中，她覺得這是在修道院時所不會得到過的一種幸福。

他搜集起最香的木材，最脂膩的石塊。他想，等到明年復活節，一片鐘聲中，這些

無語的木石便都會變成生動的天使。經過長時間心靈上的預備，在一個深秋的早晨開始了他第一次的工作。他懷裏充滿了虔敬的心，不敢有一點敷衍，不敢有一點粗率。他是這樣歡喜，覺得任何一塊石一塊木的當中都含有那天使的微笑，只要他慢慢地刻下去，那微笑便不難實現。有時他却又感到，它是肥皂泡一般地薄，而他的手力太粗，刀斧太鈍，萬一他不留心，他便會消散。

至於微笑的本身，無論是日光下，或是月光中，永久洋溢在少女的面上。怎樣才能把他引渡到他為神所從事的工作上呢？想來好像容易，做起来却又艱難。

他所雕出的面龐沒有一個使他滿意。最初他是過於小心了，雕出來的微笑含着幾分柔弱；等到他略一用力，面容又變成漠然，有時竟成為人間的冷笑。他漸漸覺得不應該過於小心，只要態度誠，便不妨放開胆子做去。但結果所雕出的：幼稚的兒童的微笑也有，醜陋的情人的微笑也有；：天使的微笑呢，越雕越遠了。

一將冬外邊是風風雨雨地過着，而工作室裏的人卻不分日夜地同這些木材石塊戰

門。

少女是坦白地坐在他的面前——他面前的少女却一天比一天神祕，他看她像是在雲霧中，虹橋上，只能翹望，不能把住。同時他的心裏又充滿了疑猜：不知她是人，是神，可就是天使的本身？如果是人，她的微笑怎麼就不含有人所應有的分子呢？他這樣想時，這天他所雕出的微笑，竟成為媳婦的微笑了……

冬天過去，復活節不久就在面前。他的工作呢：各樣的笑，都已雕成，而天使的微笑却只留在少女的面上。等到他雕出媳婦的微笑時，他非常沮喪：他看他是一個沒有根綫的人，不配從事於神的工作。——寒冷的春晚，他把少女拋在工作室中，無聊地跑到外邊去了。少女一人坐在家中，她的微笑並沒有斂去。

他半夜回來，醉了的樣子像是一個瘋人，他把他所雕的一件一件地毀去，隨後他便昏昏地倒在床上。少女不懂得這是什麼事情，只覺得這裏已經沒有她的幸福。她不自主地走出房中，走過靜寂的小巷，她立在賽因河的一座橋上。

徹夜的歌舞並沒有消歇，兩岸彈着哀涼的琴調。她不知這是什麼聲音，她一點兒也不習慣。她想躲避這種聲音，又不知向什麼地方躲去。她知道，修道院的門是永久地關閉着；她出來時是外邊有人迎接，她現在回去，裏面是不會有人等候。工作室裏的雕刻家又那樣怕人，她再也不想同他相見，她只看見河裏的星影燈光是一片美麗的世界，方祇是不斷地流，而牠們却動也不動，只在溫柔的水中向她眨眼，向她招手，向着她笑。她從沒有受過這樣的歡迎，她一步步從橋上走到岸邊，從岸邊走到水中……帶着她永久的微笑。——

雕刻家一晚的夢境是異樣地荒涼。第二天醒來，爐灰早已寒冷。屋中除却毀去的石塊外，一切的微笑都已不見。

他走到外邊穿過了巴黎的小巷。他明知在這些地方不能尋到她。而他也怕同她見面，但他只是拚命地尋找，在女孩，少婦，娼妓的中間。

復活節的鐘聲過了，一切都是徒然……

一天他偶然走過市場，見一家商店擺着一副「死面具」。他看着，他不能走開。店員走過來，說：「先生想買嗎？」

他搖了搖頭。店員繼續着說：

「這是今年初春因河畔溺死的一個無名的少女。因為面貌不丑生醜，而且角眉目間含着一縷微笑，所以好事的人踴躍注出這副面具。價錢很便宜，比不上那些名人的——」

雕刻家沒有等到店員說完，他便很驚慌地向不可知的地方走去了。

這段故事，到這裏就算終了。如今那副死面具早已失落，而它的複製却傳遍了許多歐洲的城市。帶着永久的無邊的微笑好像在向我們談講那死去的三妹。

一九三二年寫於柏林。

兩句詩

常常夾着一本書，到山裏去散步。散步而夾着一本書，是一種矛盾。因為若是把心沉在書裏，勢必把四圍的風景都忘却；若是不能不望一望眼前的樹木以及遠方的原野，書，就往往難以聚精會神地讀下去。有時我想，我要坐在那條有最美的遠景的石凳上讀一讀『純理法評判』，體驗體驗自然的美景，與人的純理性是否能夠在一種境界內融會起來。但是『純理性評判』始終不曾帶到那裏去讀，一天却在一條林徑裏讀到兩句詩，那是賈島的名句：

獨行潭底影

數息樹邊身

這樣的境界，怕只有審透山林裏的清寂的人才會感得到。當時我深深覺得，裏邊寫

着這兩句詩的那潺潺的一本線裝書已經化成自然裏的一草一木，這次我把牠帶出來，不是一件多餘的事了。

近代歐洲的詩人裏，有好幾個人都不約而同地歌詠古希臘的 Narcissos，一個青年在水邊是怎樣顧盼水裏的他自己的反影。中國古人，常常提到明心見性，這裏這個獨行人把影子映在明澈的潭水裏，絕不像是對着死板板的鏡子端詳自己的面貌，而是在活潑潑的水中看見自己的心性。——至於自己把身體靠在樹幹上，正如蝴蝶落在花上，蝶的生命與花的色香互相融會起來一般，人身和樹身好像不能分開了。我們從我們全身血液的循環會感到樹是怎樣從地下攝取養分，輸送到枝枝葉葉，甚至髮髯輸送到我們的血液裏。（里爾克有一篇散文，他寫到在他靠着樹時，樹的精神怎樣傳入他的身體內的體驗。）這不是與自然的化合，而是把自己安排在一個和自然聲息相通的處所。

這兩句詩寫盡了在無人的自然裏獨行人的無限的境界，同時也似乎道破了自然和人最深的接觸的那一點，這只有像賈島那樣參透了山林的寂靜的人才真鍊得出來，無怪乎

兩句詩

祇在這兩句的下邊要自下註解了：

「二句三年得

一吟雙淚流

知音如不賞

歸臥故山秋」

一九三五年寫於海岱山

懷愛西卡卜村

一九三三年，德國的國社黨獲得政權不久，我在復活節後的一天早晨離開了那和平幽靜的愛西卡卜村。

愛西卡卜是柏林郊外的一塊小住宅區，我於四月遷入，四月搬出，整整住了一年。當我臨行時，我想，這一年的居停，在我生命的途上，好似誤了一班火車，和一座生疏恬淡的野站結下一段因緣，但是下列的火車終於駛來，我也就不能不登上鬱悶的旅途；別時戀戀難捨，此後恐怕也難有再見的機會。

柏林的西郊是健康的松林，愛西卡卜就是從西郊的松林中挖出來的一塊空地。粉白色矮矮的樓房，紅沙鋪成的道路，房前房後都種遍樸素的花草；我每逢從那沉重陰暗的柏林市中心乘車出來，在這裏下了車，身心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舒適。

城市和人一樣，要慢慢地生長；生長太快了，就未免有些地方不實在。柏林的發展，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帝政時代，過於迅速，所以牠比起巴黎和倫敦來，每每給人以空虛和誇大的印象。濃肅而呆板，龐大而沒有風格，這在牠街旁假古典式的建築上最爲顯著。——歐戰後的德國是一個最自由的國家，有一部分新鮮的人，担受不起柏林市容上那種陳舊冷酷的面孔，於是紛紛跑到郊外，建築起新的建築，幽靜，舒適，近乎人樸。這種心情，有些地方，很像昔日的人們爲了尋找自由，脫離歐洲舊日的社會，航海奔向新大陸的樣子。因此柏林的郊外在短時間內新添了無數雅緻而樸素的住宅。

愛西卡卜的住民多是屬於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黨在德國革命後是最有勢力的一股政黨。那時人們身受戰爭的創傷太深，都只好在連想裏過活，覺得望後再也不會再戰爭，全人類都是兄弟。這些黨人抱着一種新的世界眼光，夢想永久的和平，待人和善，遇事也就多所妥協。可是無論心怎樣仁，理想怎樣高，却無法去制止一個隨着世界經濟恐慌而來的客人——失業。人人的身後都漸漸感到一種飢餓的威脅，于是這寬容和緩

的政黨在銀一般事實的面前便一天一天地削弱下去，同時一左一右，兩個極端的黨——共產黨和國社黨——便日日膨脹了。可是愛西卡卜村的住民，直到我離開他們為止，還沒有看見在他們屋頂飄揚過卐字旗。他們的政治看着失敗了，待人却依然是那樣坦白，和藹……

我的房東太太是一位慈祥的中年婦人。她愛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愛她，但是他們離了婚。離婚的原因自然是爲了一個女性的第三者闖入他們的家庭，然而男的和第三者也沒有結婚的希望，只是自己覺得愛上了別人，對自己的妻不起，不能和她同居了，獨自在柏林市內租了一間帶傢俱的房子住着。女的也就勻出幾間房，租給客人，帶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兒子，依靠房租過活。逢節逢年，男的還不斷回來看望他的妻子。一到這裏，望着窗外的樹林便歎息着說：

「這裏住着，是多麼健康舒適啊！」

說完了，總是兩人相對，悵然許久，無話可說。

房東太太常常把她丈夫的這句話與我重述一遍。同時發出疑問：「誰讓他不能在這裏呢？」隨後就娓娓婉婉地敘述他們兩人的過去，最後的結束是：「我們的故事，是一部長篇小說，兩下裏無可奈何的心情，是怎麼也不能解決的——」說着說着，話題又轉到了她的姊妹身上：

「我們本來產自鄉間，父親是一個地主，少女時代常常有些外來的青年到我們家裏來度夏。一年一年，我們姊妹幾個都從這些青年裏選出來我們現在的丈夫。我的境遇固然不佳，但想起旁人來，也就可以自慰了。姊姊嫁給一個建築師，後來那建築師愛上另一個婦人，兩人跑到俄國去了。還有一個姊妹，至今沒有嫁人。在大戰時，她訂婚不久，她的未婚夫便上了西都前線。一天德國打了大勝仗，和這消息一齊來到的，還有她未婚夫陣亡的電報。我的父親爲了慶祝前線勝利，把國旗取出來要掛在門前，她却哭着倒在父親的懷裏說，今天無論如何也不要掛旗吧。……」

早餐前，晚飯後，我聽了不少類似這樣的談話；這般親切，好似聽着母親或愛人談

逝去的半世一般。參加我們談話的，還有一個農業專門的學生P君。P君的年齡約在三十左右，已經在農場裏作過許多年的工，如今又回到學校裏來，預備博士考試。他的身材很高，胸膛卻很小，博士論文題目從教授處領到已經有三年之久，可是始終沒有得到勇氣起始寫論文第一章的第一個字。房東太太嘗以慈母般的關懷問他：

「P先生，你的論文怎麼還沒有下筆呢？」

「我在搜集材料。」

他的材料似乎永遠沒有搜集完了一天，而他每天的生活却是慢慢地洗，慢慢地吃早餐，慢慢地散步，散步回來吃午餐，午餐後讀雜誌，讀完雜誌喝咖啡，隨後又是慢慢地切麵包，……就這樣慢慢地無所事事地過去。——有一回他的母親從家鄉裏來看他，他的生活也緊張一番，陪著母親到各處去玩。一兩天後，母親玩不下去了，臨走時向著房東太太說：「我已三十年沒到柏林了，柏林改變了許多，我本想多住幾天，可是我不忍让我的兒子爲我犧牲光陰太多，他正在作博士論文呢。」

母親走後的當天晚上，屏東太太把這段話當我面向P君說了。並且附帶着說，「你的母親若知道你這樣把時間不當一回事，不知該作何感想呢。」他敷衍帶衍地答道，「她不會這樣想」。同時我却看他的面上顯出一種死水般的沉寂，這是我從來沒看到過的。

P的生活雖然如此遲緩，但他知道的却又非常之多。藝術、教育、外國的風俗人情，以及文字學常識，他都能說得途途是道。愛西卡卜村本地的人物，他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我若是和他出去散步，他便會指給我，這邊住着一個在當時已經有了世界名譽的作家，那邊住着一個思想開明的牧師。有一天他向我說，方才在車站上遇見挪威的前代作家卜約生的女兒，經人介紹，知道她是從南歐穿過德國回挪威去。她一入德國境，耳聞目觀的就是國社黨和共產黨天天在街上打死架，精神窘迫極了，只有在這愛西卡卜村中，還能呼吸一點自由的空氣。

這裏的空氣的確是自由的，住宅區的外層是各色各樣的運動場，運動場外是走兩三

點鐘也走不完的松林。居民都像是一家人一般，惟一的商店是他們共同組織的消費公社，白天到柏林城中去工作，晚間回家，任隨個人的嗜好享受他們所獨有的和平。

這種和平却有漸漸維持不下去的趨勢。大家都願意永久保持他們生活的態度，但是外邊的風雨一天比一天逼緊，他們無形中也感到一切在那兒轉變。這從房東太太的憂慮上可以看得清楚。那年德國舉行了雨三次總選舉，每次總選舉的結果都使她惴惴不安。她所希望的並不是社會民主黨的票數增加，只是不要減少，但歸終還是失望。同時外邊傳來的消息不是某人家中被檢查了，就是某人被解職了；一天，她的丈夫忽然回到家裏來，在房中走來走去，一句話也沒有。我問她是什麼原故，她說，方才她丈夫送一個朋友入獄，那是『世界舞台』週刊的主任編輯奧範斯基，因為一篇文章洩露了軍事秘密。

社會民主黨的黨人們也深切地體會到他們的弱點，這樣和緩而近乎人情，在政治上一定要失敗的。他們眼看著國社黨的衝鋒隊在街上橫衝直闖，也感覺有組織訓練的必要

了。於是有些青年組織起國旗護衛團來，也穿着固定的制服，和衝鋒隊對抗。在愛西卡卜我看見他們一度出現，但不久便不見了，大半是因為人人都有大勢已去之感。

在我臨行的前夜，我又同房東太太和 P 君在一起談話。P 君發了無限的感慨：「我是這樣的一個人，覺得事事可以用感情講得通，人人都是可愛的，而無時不想幫助他人。但是事實呢，沒有一個人得到我的幫助，如今連自助也感到不可能了。所謂情感是看不出來的，威力反倒受人崇拜。我們在爐邊縱談一晚人類的愛，趕不上一個說謊的人在羣衆中大聲一呼的萬分之一。我這一生是命中註定了，但是想不到社會民主黨竟也淪落到我這般地步……回想幾十年前是如何煊耀一時，竟像是我回想我兒時所看到的父母的努力一般。」

屈指離開愛西卡卜已經過了四年。房東太太和 P 君的近況，我很想知道，但是無從得到他們的消息。我只知道 P 君所向我提到的作家和教師都已流亡外國；去年奧賽斯基在牢獄裏得到不能償取的諾貝爾和平獎金。——當去秋世界運動會在柏林西郊舉行，我

偶爾在報紙上看見了一次愛西卡卜（因為牠距運動場不遠）這個村名時，曾經爲四年前
聞在那裏住着的人們遙祝過一次平安。

一九三七年寫於吳淞

山

水

羅迦諾的鄉村

乘車穿過了鄂塔爾得山洞，便走入瑞士東南的特精省，這是意大利人稱的瑞士，一切風物也是南歐的了。最惹人注意的，房屋在山的北都是灰色，忽然變爲耀目的粉白色——但白色裏處處透露着衰老腐舊，反不及北方的灰色那樣新鮮。

特精省的南端是羅迦諾城，隔着一座爪形的湖，這座湖由意大利和瑞士兩國分領。若是坐在汽船上，繞湖一週，左邊一站是意大利的，右邊一站是瑞士的，雖然居民都說着意大利話，可是一邊熱狂於法西斯主義，一邊是自由和平，百餘年不知干戈，對比起來，煞是有趣。

我在湖邊的一個小村落裏住過一個晚夏的八月。

剛剛踏上輕鬆的土地，舉目一望兩旁的濃綠，便深深嗅到濃郁的故鄉氣味。不只是

氣候和北平夏季的鄉間很相似，就是幾種滋潤許久的生物，也在這裏重逢了：中午是無邊無際的蟬聲，夜晚窗外時常有悉悉索索的聲音，那是蠟子在牆縫裏出沒，更有成羣成隊的壁虎，灰色的，綠色的，在壁上和草間爬來爬去，有時清早起來，露水未晞，草叢上常有大的壁虎，身長逾尺，綠得透明，像是碧玉一般，湖山寂靜，牠一動也不動，你可以輕輕地在牠身旁賞玩許久，不提防有一個大的蝗虫跳出，牠也飛箭般跟着竄入草的深處。

植物方面呢，也多是故鄉所有的。西瓜、蜜桃、這些暑中的鮮品，都非常肥美，更有那大芭蕉葉子，成蔭地伸出矮矮的牆頭。只是暗綠色，瘦而長，火鉢形的扁柏，三三兩兩地被移種在別墅裏，或是白色的聖母堂旁，給我們一些異鄉之感。

這可以說是故鄉一樣的鄉間。

我們背山臨水，租下一所小樓。房東是這村裏惟一的富戶，惟一的「世界人」，據說祖父曾經到非洲去經商，賺下了一些財寶，死後供給兒孫們享用，所以這一家人也無

山

水

所事事，天冷了到巴黎去過冬，只有夏天才回到家鄉；但在家鄉也忘不了都市的繁華，晚飯後每每放開無線電，收來都市的音樂，攪得四鄰不得清靜。

除此以外，遠遠近近却是異常清靜。不但聽不到瑞士以外的國家是怎樣磨掌擦拳鉤心鬥角；就是瑞士以內的事，也好像與他們無干。你若問一個本地人，「你是意大利人嗎？」他自然回答你「一個『不是。』——再望下問，「你是瑞士人嗎？」——那麼他便瞪着驚愕的大眼望着你，也止說是，也不說不是，只說，「我是特精省人」。不必和他們談什麼羅馬、倫敦，就是本國內的日內瓦，羅里許，在他們看來也是極遼遠的地方，雖說乘車幾小時便到。

可是我們在那些嚴肅的大都市裏過過生活的人，驟然來到這裏，對於這些疏散無事的「特精省人」，總有一些缺乏信任。——我們在外邊飄流無定，無論到什麼地方，第一個去處便是郵局，看看有沒有轉來的信件，或是把新的通信處留在郵局裏。但當我行裝甫卸，在當地郵局辦了一番交涉後，走出來，真是倒吸了一口涼氣！

郵局，空曠曠的

何爾時速成的意大利話向他

訊問，交給她，她接過來，

裏亂七八糟，甚至還放着一

着只有推門出去。

後來我才知道，那郵局裏的局長，郵務員，信差，是三位一體的，這集郵館「一體」正是那套接的哥哥。

裏喝紅酒，所以把郵務員和信差的職務都交給他的妹妹，他自選則「一體」的體位。

兩天後，那少女果然背着一個大信袋，在我們門前出現了。

傳聞我接到這些信，真是高興！這是前日來涉並沒有誤會的證明。

應熱地問我：「I know you know」我知道這字是郵票的意思。

水

我正猶疑間，她從信袋裏取出一個硬紙夾子，裏邊都是郵票；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郵票是在她身邊帶着，問我買郵票不買。我想，這真是方便。郵票既可送上門來，那末新寫完的信也可以直接交給她了，落得不出門。但我對於她還是不大信任，郵票固然可以在門前買，可是待發的信還是不肯直接交給她。

那個時常乘公共汽車到羅迦諾城去，沿站都有大小郵包送上來。

車子在一個

站坐停住了，石上坐着一位年老的郵差（這恐怕也是這站郵局裏「三位」集中的「一體」吧），把剛從郵筒裏取出的信件一封封地在太陽底下蓋郵戳。車到了，他也不慌，下車的人下完了，他也不慌，上車的人上完了他仍然不慌，開車的人耐着性兒等他，一直等到他不慌不忙把郵戳蓋完，把信件包好，放在車上，才將喇叭一按，加速駛去回頭看，那老郵夫却坐在那塊路石上，我望着他，他望着我們的車，直到車拐了彎，兩不相見。

像這樣的鬆緩隨便，在我們過慣都市生活的人看來，有些看不上去，但同時又覺得

也實在親切可愛。每個大都市的人口動輒就稱幾百萬，可是比起全人類來，究竟是極少的少數。至於過着像這裡的生活的人們，無論甚麼地方，還是佔人類的大多數。我們到底怎樣才對呢，是要使那大多數的人跟我們一樣緊張起來才對，還是叫我們這極少的少數去學一學他們的鬆緩？

那少女幾乎天天送我們的郵件來，一封也沒有遺失，日子久了我再想起我剛來到時對於信件的那種疑神疑鬼的心，未免太小家氣了。——在大都市住久了的人，會一天比一天地變得小家子氣。——有一天，她的哥哥送信來了。我真是驚異！穿着制服；戴着調帽，皮鞋整潔，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嚴肅整齊過。我把信握在手裏，不由自主地問：「令妹呢？」他的回答是，家裏生了一個小牛。

不久，小牛的誕生傳遍了左隣右舍，我們都被邀請去參觀小牛。我們在牛棚外看見一畦碩大的番茄，於是我們摘了一籃，付了一些代價，帶回家來。從此這一家人不但供我們番茄，還時常送來其他的菜蔬和作果醬的蘋果。

羅連諾的鄉村

瑞士的牧場是出名的，我們一日三餐，只吃蔬菜等類。

沒有麵包房，每天早晨由一個

人，把麵包送到各家去。

『哦，他很誠懇。』

『我問他，為什麼

舉出的理由也似乎很正大，

夫人到底乖巧，

交情似乎深了一些，他

台階的報酬。他滿意接受了。

想不到，住房的台階高

們的廚房是用煤油爐子燒飯，

安立刻就送來。

有閒人，今天下午一定送到；於是我們回去等着，又等到了黃昏，仍然不見送來。氣忿什麼用呢，只好在次日清晨再忍着氣去問，店裏老板的回答是：

「已經送去了。」

「我們却沒有見到。」

於是大家把昨日送煤油的小廝喚來。他理直氣壯地說：

「他們的台階太高，我把煤油交給他們的鄰居了。」

同去到鄰家一盤問，那桶油放在蘋果樹下，等他的主人，已經等了一夜。

在這些人們中間住不上幾天，大家便熟識了，自己也不知不覺把皮鞋脫去，換上家鄉的布鞋，把領帶拋開，換上反領的襯衫，時錶也用不着，鎖在箱子裏，自有那日出日落給我們正鐘的時間——人、動物、植物、好像站在一個行列上，人人守着自己的既不能減損，也不能擴張的範圍：各自有他的勤勉，他的懶惰，但是沒有欺騙。這樣，湖山才露出牠們的雄壯。一片湖水，四圍是默默無聞的青山，山間的雲，層出不窮地在變。

幻。有時遠遠駛來一隻汽船，轉個圈子，不久又不見了，與這裏的世界好像不發生一點關係。

一九三七年寫於吳淞

在贛江上

在贛江上，從贛州到萬安，是一段艱難的水程。船一不小心，便會觸到礁石上。多麼精明的船夫，到這裏也不敢信託自己，不能不捨掉幾元錢，請一位本地以領船爲業的人，把整個的船交在他的手裏。這人看這段江水好似他祖傳下來的一塊田，一所房屋，水裏塊塊的礁石無不熟識；他站在船尾，把住舵，讓船躲避着礁石，迴轉自如，像是蛇在草裏一般地靈活。等到危險的區域過去了，他便在一個適當的地方下了船，向你說聲『發財』。

我們從贛州上了船，正是十月底的小陽天氣，順水，又吹着南風，這兩個半天的功夫，便走了不少的路程。但到下午三點多鐘，風向改變了，風勢也越來越緊，領船的人把船舵放下，說：『前面就是天柱灘，黃泉路，今天停在這裏吧。』從這話裏聽來，大

山

水

半是隨意的漂流，隨風飄蕩。他雖然還處在平常的情形，但也難保這隻風高的船不觸在礁石上。尤其要顧名思義，天柱灘黃果路，這些名聲實在使人有些悚然。

幾回轉彎，太陽這高高的光盤便泊岸，船丟拋下了錨。四下裏，沒有村莊。大船在船頭擱淺了多半天，跳下來，同往常一樣，總是深深地呼吸幾下。全身感到輕快。不過這次既看不見村莊，水上也沒有別船，一片沙地接連着沒有樹木的荒山，不管同船的孩子們怎樣在沙土上跳躍，可是風勢更緊了，天空也變得那樣晴朗，心裏總有些無名的恐懼；水裏嘩嘩的響，好像衝無情地挺出水面一般。

我個人呢。妻在梧州病了兩個月，現在在這小小的船裏，她也只是躺着，不能坐起。當她覺得疲乏，不省人事的那幾天，我坐在病榻旁，摸着她冰涼的手，好像被她牽引，到那陰影的國度裏旅行一番。這時她的身體雖然一天天地健康起來，可是她的言談動作，有時還使我起一種渺茫的感覺。我在沙地上繞了兩個圈子，山河是這般沉靜，便沒精打彩地回到船上去了。

『她問。』

『不知道這地方叫什麼呢。』

風吹着水，波浪打着船，太空將圓未圓的月被浮雲遮去。

了。我處在些起伏不定的幻想裏忘掉這周圍的小世界。

睡不來。好像自己迷失在一座森林裏，焦燥地尋不到出路，

話。等到黎明時，我獨自坐在船上的時候，開始化作風聲，

耳邊這僻靜的地方那裏會有人聲呢？這時同船的K君輕輕咳嗽了一下。

『我們怎麼停着不船駛？』我小聲問。

『不遠的地方好像看見過一隻。』K君說。

『你總說有人在講話，好像是在船上。』

『現在已經是十二點半了——』K君擦着一枝火柴，看了看錶，說出這句話，更增

加我的疑慮。

此外全船的人們還是沈沈地睡着。

我也懷着但願無事的僥倖心理又入了半睡狀態。不知過了多少分鐘，船上的狗大聲吠起來了；船上的人都被狗驚醒，而遠遠講話的聲音不但沒有停住，反倒越聽越近。我想，這真有些蹊蹺了。

船上的狗吠，船外的語聲，兩方面都不停息；又隔了一些時，勇敢的 K 君披起衣服悄悄地走出船艙。這時全船的人都驚醒着，屏息無聲，只有些悉索的動作；人人儘其可能地把身邊一點重要的物件，望不爲人注意的地方放；柴堆裏，爐灰裏，艙篷的隙縫裏……大家安排好了，靜候着一件非常的事。

前後都是灘，風把船拘在這裏，不能進也不能退，好像是在個魔術師的手裏；我守着大病初愈的妻，不知做些什麼事才好，忽然黑暗的艙裏出現了一道光，是外邊河上從艙篷縫裏射進來的；這光慢慢地移動，從艙前移動到艙後。分明是那河上的放光的物體

從我們的船後已經移到我們船頭了。這光在船後消逝了不久，又有一道光射到船前，仍然是那樣移動。

全船在靜默裏騷動着，妻的心房跳動得很快，只是小孩子們睡得沉沉地。

K君走進來了，輕輕地說：遠遠兩隻划子，一隻在前，一隻在後，船頭都燃着一堆火，從我們的船旁划過。每隻划子上坐着兩個人，這不是窺探我們船上的虛實嗎？

我聽了K君的話，也走到船外。暗銀色的月光照澈山川，兩團火光在急流的水上越走越遠了。這是他們去報告他們的伙伴呢，還是探明了船上人多，沒有敢下手呢？

我望着那兩團火光，儘在發呆，狗吠停止了，划子上的語聲也聽不見了。除去這滿船的疑猜和恐懼外，面前是個非人間的，廣漠的，原始般的世界。

最後船夫走到我身邊；他大半被這滿船客人的騷動攪得不能安靜地躺在被裏了。他說，不要怕，這地方一向是平靜的。

「那麼半夜裏這兩隻划子是作什麼的呢？」

在沙江上

四〇

「那時候的。白天江上來往的船隻多，不便捉魚。夜靜了，正是捉魚的好時候。魚等火光，便都跟隨着火光聚攏起來；你看，那兩隻划子的下邊不定有多少魚呢……」

我恍然大悟，頓時想到「漁火」那兩個字。

.....

第二天早晨，風住了，船剛要起錨，對岸划來一隻划子，上邊有兩個漁夫。他們好像問我們昨夜打魚，賣給我們兩條又肥又美的鱖魚。

妻，幼年生長在舞邊，慣於釣蝦，對着這些蹦蹦跳跳的魚，臉上浮現出前後第一次的愉快的微笑。

一九三九年寫於昆明

放牛的老人

我們搬到這裏來時，所遇見的第一個人是一個放牛的老人。他坐在門前的一塊石墩上，兩眼模糊，望着一條水牛在山坡上吃草。他看見我們幾個從他身邊過的人，我不知道他怎樣想；可是從他毫無表情的面上看來，他是不會有什麼思想的。他好像一棵折斷了的老樹，樹枝樹葉，不知在多少年前被暴風雨折去了，化為泥土，此刻這棵老樹幹倒沒有感覺地躺在那裏，在繼續受着風雨的折磨；從遠方望去了，不知是一堆土，還是一塊石，絕不會使人想到，牠從前也會生過嫩綠的枝葉。他聽不見聽不清楚，人類複雜的言語，對他耳裏，都化為很簡單的幾個單音。

據林場的主任說，這片山林經營已經將近三十年，一開始時，這個老人就到這裏來。我想，當時他還是一個三四十歲的壯年，他必定也會經背起斧頭，參加過那艱難的

被剝新棘的工作。但是從什麼時候起他的筋力漸漸衰減，官感漸漸遲鈍，把那些需要強壯的筋力或靈敏的官感的工作一件件地放下來，歸終只是從早到晚眼前守着一隻笨拙的水牛呢？這個過程一定是緩緩的，漫長的，他若回憶到他的壯年，（如果他有回憶的話），會比我們苦憶前生還要模糊吧。

時間對於他已經沒有意義。氣候的轉變他也感覺不到，我只看見他春夏秋冬，無論早晚，只是穿着一件破舊的衣裳。他步履所到的地方，只限於四周圍的山坡，好像這山林外並沒有世界；他參雜在林場裏的鵝犬馬牛的中間，早已失却人的驕傲和誇張。他「生」在這裏了；他沒有營謀，沒有積蓄，使人想到耶穌所說的「天上的飛鳥」和「野地裏的百合花」。

水牛，好像不是屬於這個生物紀的，龐大的身軀，緩緩地在草地上走着，像是古代的生物；原始的力還存留在牠的身上。當他仰着頭，臥在淺淺的泥水池子裏，半個身子都沒不下去，牠那焦渴的樣子使我們覺得這個水漸漸少了地世界，真有點對不住他。把

他交在這個老人的手裏，是十分和諧的。山坡上，樹林間，老人無言，水牛也沒有聲音。蹣跚蹣跚，是一幅憂鬱的畫面。因為他們同樣有一個忘却的久遠在過去，同樣拖着一個遲鈍在這俗巧的時代。

老人的生活從未有過變動。若有，就算是水牛生小牛的那一天了。他每天放牛回來，有時附帶着抱回一束柴，這天，却和看山的少年共同抱着一隻小牛進來了。他的面貌仍然是那樣呆滯，但是舉動裏略微露出來了幾分敏捷。他把小牛放在棚外，在很短的時間內把那許久不曾打掃過的牛棚打掃得乾乾淨淨，鋪上嬌黃的乾草，把小牛放在乾草上。他不說話，但是這番工作無形中洩露出一些他久已消逝了的過去。他把小牛安插好了不久，在山坡上生過小牛的老牛也蹣跚蹣跚地走回來了。此後老牛的身後又多了一隻小牛。他呢，經過一番所謂興舊後，好像眼前並沒有增加了什麼。

一天下午，老牛不知為什麼忽然不愛走動了，老人舉起鞭子，牠略微走幾步，又停住了，牠在他面前堆些青草，牠只嗅一嗅，並不吃。旁的工人都說牛是病了，到處找

放牛的老人

劉西

金油，他却一天坐在一邊把上衣脫下來晒太陽。他露着腿，結結巴巴的，這類的舉動似乎已經經驗過好幾次，反正老牛死了還有小牛。兩盒萬金油給牛舔去，後來牛顯出來一度的活潑，隨後更沒有精神了。山上的人趕快趕着牠去死的時間，牠跑到山下的村莊裏去。老人目送這個人想盡方法把這病牛牽走，還帶一兩點錢。這病牛又去牽走，又趕着小牛出去了，他看這小牛和未生小牛以前的那隻老牛一樣，因為牠開始放牛以來，已經更換過好幾隻牛，但在仙看來，從頭到了，只是一隻，並無新舊更換。

可是這老人面前的不變終於起了變化。今年初夏的雨水分外少，山裏的莊稼和秧苗都快老死，還是不能插，沒有一個人不在盼望雲。天天早晨雖然是陰雲四佈，但一到中午雲便散開了，這樣繼續了好些天，有些地方在禁屠宰雨，因為離田較差的地方，已經露出幾分旱象。一天上午，連雲也沒有，太陽照焦一切，這是在昆明少有的天氣。老人和平素一樣，吃完午飯，就趕着牛出去了。上水家正在熟睡，一個牧童在牠養牛睡的時候，寂靜的牧場的院子裏吹來一陣涼風，同時天氣從西北的灰雲上來了，轉

瞬間煙雲佈滿四山，大雨傾注。雨，最後，三四鐘頭，山上的雨水到處流着枯涸了許久的小溝往下流。人人都隨着字字緩了一口氣，一口氣從山頂上走下來玩耍的房去準備着雨一止了便跑下山去，趕快耕種，那個夏天，也是雨多，也就耕種多少就種多少。人們僅在雨聲裏亂談亂講，却沒有一個人想起外邊的大雨裏還有兩個生命。

雨止了，院子裏明亮起來，連雨阻住的鳥兒漸漸離開他們避雨的地方飛回巢裏去，這時那老人也牽着小牛回來了。人和牛都是一個濕淋淋的，神精沮喪，好像颶風掠過前海濱的漁村，全身都是零亂。老人把牛放在雨後，陽光裏，自己走到廚房裏去烘乾他那只有一身的衣褲。人們亂忙忙的，仍然是沒有人理會他們。等到老人把衣服烘乾再走出來時，小牛伏在地上已經不能動轉了。這只有幾個月的小生命，担不起這次宇宙的暴力，被驟雨激死了。

當晚工人們在林邊掘了一個坑，把小牛埋進裏面。埋葬後，老人還在漆黑的夜色裏坑旁遊坐了許久。最後，一步步地挪回家。——第二天，我看見他坐在門前的石墩上，

手裏仍然拿着放牛的鞭子。但是沒有牛了。他好像變成一個盲人，眼前儘管是無邊的綠色，對於他也許是一片白茫茫吧。幾十年的歲月，沒有一天沒有水牛，他都實實在在地度過了，今天他却有如（我借用一個詩人所愛用的比喻）一個鐘面上沒有指針。

老牛病死，小牛淋死，主人有些悽然。考慮結果，暫時不買新牛，山上種菜不多，耕地時可以到附近佃戶家裏去借。所成問題的，是這老人如何安插。他現在什麼事也不能作了，主人經過長時的躊躇，又感念他在這裏工作了幾十年，只好給他一些養老費，送他回家去。

家裏不但旁人聽了有些驚愕，就是老人自己也覺得驚奇。他在這裏有幾十年，像是生了根，至於家，早已變成一個遠境，生疏，再也難以想像的處所了。他再也沒有勇氣去到那生疏的地方，那裏有他的孫兒孫媳，但是他久已記不得他們是什麼面貌，什麼聲音，什麼樣的人。人家叫他走，說是回家，在他看來，好比一個遠征，他這樣大的年紀，那裏當得起一個遠征呢。他一天挪過一天，怎樣催他也不動，事實上他也不知應該

往那個方向走去。最後主人派了兩個工人，替他夾着那條僅有的破毯送他——他在後院沒精打彩，像個小孩子學步一般，一步一顫地離開了這座山，和這山上的鷄，犬，木，石……。

第二天，送他的工人回來了，說是已經把他安插在他的家裏。人們仍舊在這山上度他們的長晝，誰也沒有感到短少了什麼。

又過了幾天，門外的狗在叫，門前呆呆地站着一個年青的農夫，他說：「祖父回到家裏，不知爲什麼，也不說，也不笑，夜裏也不睡，只是睜着眼坐着，——前晚糊裡糊塗地死去了，」這如同一棵老樹，被移植到另外一個地帶，水土不宜，死了。

在山上兩年的工夫，我沒有同他談過一句話，他也不知我是那裏來的人。我想，假如小牛不被冷雨淋死，他會還繼續在這山上生長着，一年一年地下去，忘却了死亡。

一九四一年寫於昆明

一個消逝了的山村

在人口稀少的地帶，我們走入任何一座森林，或是一片草原，總覺得他們在洪荒時代大半就是這樣。人類的歷史演變了幾千年，牠們却在人類以外，不起一些變化，千年如一日，默默地對着永恆。其中可能發生的事蹟，不外乎叢中的風雨，草裏的虫蛇，林中出沒的走獸和樹間的鳴鳥。我們剛到這裏來時，對於這座森林，也是那樣感想，絕不會想到；這裏也曾有過人烟嗎？但是一條灰灰的石路的殘跡，顯露了一些秘密。

我們走入山谷，沿着小溪，走兩三里到了水頭，轉上山坡，便是我們居住的地方。我們住的房屋，建築起來不過二三十年，我們走的路，是二三十年來經營山林的人們一步步磨出來的。處處表露出新開闢的樣子，眼前的叢林淺綠，沒有一點歷史的重担。但是我們繼續向這裏來的中途，忽然覺得踏上了一條舊路。那條路是用石塊砌成，從距

景只還有四五里遠的一個村莊裏伸出，向山谷這邊引來，先是斷斷續續，隨後就隱隱約約消失了。他無人修理，無日不在繼續着埋沒下去。我在那條路上走時，好像是走着兩條路；一條路引我走近山岩，另一條路是引我走到過去。因為我想，這條石路一定已二個時期宛宛轉轉地一直伸入谷口，在谷內溪水的兩旁，現在只有樹木的地帶，曾經是房屋，只有草的山坡上，曾經有過田園。

過了許久，我才知道，這裏實際上有過村落。在七十年前，雲南省的大部分，經過一場浩劫，同漢互相仇殺，有多少村莊綿綿在這裏邊衰落了。在當短短的二十年內，僅昆明一個地方說，人口就從一百四十餘萬降落到二十五萬。這裏原有的山村，是回民，可是漢人的，是一次便毀滅了呢，這是漸漸地凋零下去，我們都無從知道，只知道在回人幾度圍攻省城時成了犧牲。現在就是一間房屋的地基都尋不到了，只剩下樹木，草原，溪水，除却我們的住房外，周圍四五里內沒有人家，但是每座山，每個幽隱的地方還都留有一個名稱。這些名稱現在只生存在從四鄰村裏走來的，砍柴，背松毛，

午牧羊的人們的口裏。此外牠們卻沒有什麼意義；若有，就是使我們想到有些地方曾和人生過關係，都隱藏着一小段興衰的歷史吧。

我不能研究這個山村的歷史，也不願用想像來裝飾牠。牠像是一個民族在這世界裏消亡了，隨着牠一起消亡的是牠所孕育的傳說和故事。我們沒有方法去追尋牠們，只有在草木之間感到一些牠們的餘韻。

最可愛的是那條小溪的水源，從我們對面山的山脚下湧出的泉水；牠不分晝夜地在那兒流，幾棵樹環繞着牠，形成一個陰涼的所在。我們感謝牠，若是沒有牠，我們就不能在這裏居住，那山村也不會曾經在這裏滋長。這清冽的泉水，養育我們，同時也養育過往日那村裏的人們。人和人，只要是共同吃過一棵樹上的果實，共同飲過一條河裏的水，或是共同坦受過一個地方的風雨，不管是時間或空間把他們隔離得有多麼遠，彼此都會感到幾分親切，彼此的生命都有些聲息相通的地方。我深深理解了古人一首情詩裏的句子：「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其次就是鼠麴草。這種在歐洲非登上阿爾卑斯山的高處不容易採掘得到的名貴的小草，在這裏每逢暮春和初秋却一年兩季地開遍了山坡。我愛牠那從葉子演變成的，有白色茸毛的花朵，謙虛地摻雜在亂草的中間。但是在這謙虛裏沒有卑躬，只有純潔，沒有矜持，只有堅強。有誰要認識這小草的意義嗎？我願意指給他看：在夕陽裏一座山丘的頂上，坐着一個村女，她聚精會神地在那裏縫什麼，一任她的羊在遠遠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樹，她從不抬過頭來張望一下，陪襯着她的是一叢一叢的鼠麴從雜草中露出頭來。這時我正從城裏來，我看見這種圖像，覺得我隨身帶來的紛擾都變成深秋的黃葉，自然而然地凋落了。這使我知道，一個小生命是怎樣鄙棄了一切浮誇，孑然一身擔當着一個大宇宙。那消逝了的村莊必定也會曾經是這個少女，抱着自己的樸實，春秋佳日，被這些白色的小草圍繞着，在山腰裏一言不語地負出着一些。後來一個橫來的運命使牠驟然死去，不留下一點誇耀後人的事蹟。

雨季是山上最熱鬧的時代，天天早晨我們都醒在一片山歌裏。那是些從五六里外趁

山

水

早上山來採菌子的人。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太陽出來一盞發，草間的菌子，俯拾皆是：有的就如臘蟹，青如青苔，褐如牛肝，白如蛋白，還有一種黯色的，放在水裏立即變成靛藍的顏色。我們望着對面的山上，人人踏着潮濕，在草叢裏，樹根處，低頭尋找新鮮的菌子。這是一種熱鬧，人們在其中並不忘却自己，各人釘着各人目前的世界。這景像，在七十年前也不會兩樣。這些彩菌，不知點綴過多少民族的童話，牠們一定也滋養過那山村裏的人們的身體和兒童的幻想吧。

這中間，高高聳立起來那植物界最高的樹木，有加刺樹。有時在月夜裏，月光把茂密而搖擺的葉子鑲成銀色，我們望着牠每瞬間都在生長，彷彿把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周圍，甚至全山都帶着生長起來。望久了，自己的靈魂有些担當不起，感到悚然，好像對着一個嚴厲的嚴峻的聖者，你若不隨着他走，就得和他離開，中間不容有妥協。——但是，這種樹本來是異鄉的，移植到這裏來並不久，那個山村恐怕不會夢想到牠，正如一個人不會想到他死後的坟旁要栽什麼樹木。

秋夜，樹林顯出蕭疏。剛過黃昏，野狗便四出尋食，有時遠遠在山溝裏，有時近到驢外，作出種種求食的嗥叫的響聲。更加上夜夜常起的狂風，好像要把一切都給壓走。這時有如身在荒原，所有精神方面所體驗的，物質方面所得獲的，都失却了功用。使人想到海上的颶風卷帶的雪潮，自己一點也不能作主。風聲稍息，是野狗的嗥聲，野狗聲音剛過去，松林裏又起了濤浪。這風夜中的嗥聲對於當時的那個村落，一定也是一種威脅！尤其是對於無眠的老人，夜半驚醒的兒童和撫慰病兒的寡婦。

在比較平靜的夜晚，野狗的野性似乎也較夜的溫柔馴服了不少。代替野狗的是鹿子的嗥聲。這溫良而嬌弱的獸，自然要時時躲避野狗，但是逃不開人的詭計。月色朦朧的夜晚，有一二獵夫，會效鹿鹿子的嘶聲，往往登高一呼，鹿子便成羣地走來。……據說，前些年，在人跡罕到的樹叢裏還往往有一隻鹿出現。不知是這裏曾經有過一個繁盛的鹿羣，最後只剩下了一隻，還是根本是從外邊偶然走來而迷失在這裏不能回去呢？反正這是近乎傳說了。這裏鹿已絕，如果我們在莊嚴的松林裏散步，牠不期然地在我們對

山

水

一個消逝了的山村

五四

顯出現，我們真會像是 *Saint Eutachio* 一般，在微雨兩角之間看見了幻境。

兩三年來，這一切，給我的生命許多滋養。但我相信牠們也會以同樣的坦白和愿意對待那消逝了的村莊。這些風物，好像至今還在述說牠的運命。在風雨如晦的時刻，我踏着那村裏的人們也踏過的土地，覺得彼此相隔雖然將及一世紀，但在生命的深處，却和他們有着意味不盡的關連。

一九四二年寫於昆明

人的高歌

大家遊西山回來，坐在滇池的船上，回望西山的峭壁，總不免要把那峭壁上鑿出來的龍門作爲談話的資料。有人在讚嘆宗教的力量，驅使人類在大地上創造些足以與雄壯的山川相抗衡的事物。回想南北朝，佛教全盛的時代，尤其是在北朝，有多少人，無論是僧或俗，發了願心，在山西，在河南，在甘肅，從沒有樹林的枯山裏鑿出多少偉大的石窟，使我們在那裏行旅的人除却放眼所見到的混濁的河水，無邊的黃土外，偶然還能遇得到寧靜的莊嚴的石像。我們的身體雖然浴在黃土裏，但是我們的心情對着那些石像，或者會感到天空一般地晴朗。並且，在這類的工程前，無時不覺得人的手是怎樣地在這裏活動。

「這峭壁上一段小小的工程，比起雲岡敦煌等地的石窟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山

水

亞君這樣說。

C 看，路微知道一些昆明的掌故，聽了這話，不以爲然，他說道：

「不能這樣比。你要知道，像雲岡，像敦煌，以及河南的龍門，多半是從南北朝興隆，經過隋唐，一直到宋時，還在那兒開鑿，那是幾世紀內，千萬隻手的成績。而這裏的龍門規模雖然小，却是一個人左手持鑿，右手持鎚，只是兩隻手一點一點地鑿成

M 君不回答，C 君回轉頭來，望着山腰上的三清閣繼續說：

「這是一個人用堅強的意志鑿成的。在乾隆年間有一個石匠，不知那時就是一個道徒呢，可是後來才成爲道士。他姓吳，他在沒有正式工作的時候，也離不開他的鑿和鎚，他在昆明城內或四郊到處走着，看見路上或橋上有什麼殘敗的地方，就施展開他手裏的工具，加以修補。一天，他正在西郊修補一座小石橋，對面來了一個人，用手指着那牆壁向他說，你看那牆巖，那上邊有一座石室，從三清閣到石室是沒有道路的，人們

只在巖石邊架上一條鐵索。人在鐵索上走着，稍一不慎，便會跌落到湖裏。而且鐵索如今也朽敗不堪了，你為什麼不一勞永逸，因山就勢，開鑿出一條石路呢？

「那石匠離了，望着西山的峭壁，心中就從巖石裏盤算出一條宛宛轉轉，高下不平的小路。不久，他開始了他的工作：左手持鑿，右手持錘，不顧寒暑，不管風天或雨天，日日和那頑固的巖石搏鬥。他不要任何人的幫助，十多年如一日，終於完成了我們方才登臨過的那條石路。這十多年的工夫，是單調的，沒有什麼事蹟可說，除却一鑿一錘從早到晚的聲音外，恐怕這人連話都沒有說的機會。」

「現在逛西山的人，沒有一個不到那裏去玩一玩眺望湖景。就藝術來看，確實然抵不住雲岡的任何一個石窟，但牠的開鑿人的意志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尤其是因為他在剛鑿成的那一年便死去了。」

M君聽了這段話，也不敢再小看這段工程了，只是說了一句：「這類的故事，恐怕當時在雲岡，在敦煌也少不了罷。」其他的人都好像得到一種啓示似的，覺得意志堅強

的人在他的事業未完成前是不會死去的，假如那工程再延長五年，他也許會晚死五年吧。

這時同遊的友人裏有一位丁君，顯着很沉默，當大家正在唏噓讚歎的時刻，他說：「我望着這湖水總愛想到海，方才我聽完這段不言不語，與巖石搏鬥的故事，不知怎麼想起這一個和海水有關係的人了。」

「我的原籍是河北省離海不遠的一縣，我雖然不生長在那裏，童時却常常聽家人談到那縣裏的故事。因為地近海濱，那裏的人多是以航海為業的。在海禁沒有大開，輪船還沒有行駛的時候，海上就只有這些人駕着帆船駛來駛去，輪船盛行之後，他們也並沒有完全絕跡。直到近些年來，那些航海者的子孫有的才漸漸改了職業。他們當時的航線是相當長遠。近的是在渤海裏穿來穿去，遠的就到上海或是朝鮮日本的沿岸，有時甚至到了南洋。」

那時，一隻船從大沽口開出去，往往是經過一年半載才能夠回來。船上的人們把

一擲交託給那靠不住的海洋，既然以此爲業，也就親以爲命，誰不覺得這是冒險。受害的却是丟在家裏的母親和妻子們，在她們的想像中，海是多麼可怕，隨時都在展開濤浪，可以把她們的兒子或丈夫所駕駛的小帆船吞嚥下去。並且在這中門再也得不到他們的信息。他們一離開家門，母親常常就起始吃素，妻子就起始夜夜衣帶不解地睡覺，這都是表示同海上的人共甘苦的意思。這樣割捨一切的舒適，直到他們有一天回來爲止。有的，當與不幸，在海上遇見颶風或是觸到礁石，埋葬在海裏了，慈愛的母親往往就一直地吃着素，忠實的妻子一直地和衣睡覺，一年一年地夢想着他們還有回來的那一天。海上的颶風，海裏的礁石，在她們想像中都有極神祕的意義。颶風是來去無定，不可捉摸；礁石呢，在遠處的也模糊不清，但是在渤海內，尤其是從大沽口到營口一條最常走的航線上，因爲走的次數太多了，聽人講的次數也太多了，所以那一帶有礁石，那一帶常常出危險，她們知道得清清楚楚。

我的屋簷是一片磚地，不用說五穀不能生長，就是院子裏想種一點花草，都必須到

山 水

天津去取些泥土，埋死屍。因為這河外路長，所以往舊日的那快河邊成了那一帶居民的生存線了。在這線上有一塊只有三、四里長的荒地，靠近的墳墓不多，遇風暴或霖霖時最容易迷失方向，處處是許官山，於是這危險的地方，但是人們死在這裏的最多。——在許多年前，我聽說這塊地是許官山，有一隻船跟平常一樣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早晨從大沽口開出來了。在兩三天，正在這荒島的附近，海上起了暴風，這隻船就在礁上沉沒了。其中有一個人，在風浪中時候遇了救，被另一隻船救到營口。

「這人在垂死的時候遇了救，遇了船又換了一個生命一般，同時想到那無情的礁石和全船將沉時恐怖的情形以及自己臨死時必信，剎那間就決定了一件事：在那荒島上爲什麼不建起一座燈塔呢？」

「從此他就日夜在營口一帶。他漸漸地成了一種傳說中的人物：有的說他死在海裏了，有的說他送了救不知流落在什麼地方，有的說在營口街上被同鄉看見過，好像

是成爲乞丐。他家裏的妻子，不管這些傳說是怎樣紛歧，反正在他沒有回來之前，只有過着白天吃齋念佛，夜裏和衣而臥的生活。——他本人呢，却真是化緣的和尙一般，到處請求佈施，說是要在一座荒島上建設一座燈塔。

「陸地上的人很少有人想到海。誰聽他這樣荒唐的話呢？他用盡種種的言辭，反來覆去地使人相信他所說的不是謊話。有的是相信了，但大半的人以爲他不是個瘋子，便是個騙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所募到的錢距離他所希望的數目還太遠，同時他的身體也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想，在他未死前完成這件事，他不能不想出一種殘酷的方法。就是把自已的手指用布纏起，浸上菜油，在不肯施捨的人們的面前，把那塊纏在手指的油布用火點燃，讓火慢慢地燃到指尖。他說，在那荒島旁，不知有多少人無辜地喪了性命，不知使多少人家的妻子一直到死不得安眠，這一切點手指尖上的痛苦算什麼呢？橫在我的鄉人的面前的。那個可怕的運命就永久不會避開了嗎？果真如此，我這兩隻手又有什麼用途呢？」

「最後等到他的錢夠建築一座燈塔時，他的十指幾乎都燒到了。他在營口出重資雇了幾位泥水匠，率領着他們到了那只有兩三個漁村的荒島，開始了他們建塔的工作。有時在晴朗的日子，同鄉的船在離島不遠的地方走過，遠遠望得見島上有人在那兒活動，但不知是作些什麼。船有的開去，有的開回來，島上的人們圍着活動的那個東西漸漸長高了，也不知是什麼。因為那島對於他們是非人間的，神祇的地方，也許是有什麼神或鬼在那兒作祟。直到一天的傍晚，島上高高的建築上不見有人活動了，却放出橙黃色的光來，才似信似疑地想到，也許是一座燈塔吧？」

「建塔的人從此就天天在那塔上走上走下，在霧裏，在風雨裏，在海上的黃昏裏，燃起一點比長庚星的光大不了多少的橙黃色的燈光。船上的人們望着這點光，分辨得出方向，他們懷着感謝的心情，以為是島上有什麼仙人出現，在憐憫他們。」

「那人後來衰老得不成樣子，但是他認為他是不能死的，因為塔上的燈光一天也不能缺少。據說，一天他病勢很重了，他勉強爬到塔頂，燃着了燈，再也走不下來，他就

望着那盞燈光，永久地閉上了眼睛。當時的海上起了很大的風濤……」

我們的船在湖上慢慢地走着，大家傾聽T君的這段話，感到興奮。在T君剛一閉口的時候，C君說出他的感想：

「方才我說完那段石工的故事，M先生曾經說，這類的故事恐怕當時在雲崗，在敦煌也少不了吧。我這時也覺得，在深山，在大海，在許多窮鄉僻壤，也總少不了與這建塔者類似的故事。人間實在有些無名的人，躲開一切的熱鬧，獨自作出來一些足以與自然抗衡的事業。」

一九四二年寫於昆明

人
間
萬
歌

六
卷

水 山

每冊實價四幣四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 權 所 有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著 者 馮

至

印 行 者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重慶江北任家花園廿六號

發 行 者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社址：重慶江北香國寺
任家花園廿六號

總發行所：重慶保安路
一百七十號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安圖字第三二九二號

82

31131

No. 891

§ 4.40